

文正公集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六十九

平陽徐

國昆若山

記

仁宗賜張公御書記

溲澤張

銘心鐫

涂水香

人樂與

書印

皇祐初故右諫議大夫張公爲翰林侍讀學士仁宗皇帝謂侍臣曰朕宅帝位幾三十年天下名儒皆率與之遊自得張某使我日聞所未聞因書紙爲博學字命使者卽其家賜之當是時國家中外無事天子方嚮藝文同侍殿閣者皆名臣之選無不環觀愧羨莫敢望云公旣沒十有六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記

一

年公之子子瑾字材之將摹著其書于石謂光曰必爲之記光曰昔公知滑州光從事於幕下嘗聞公之言曰余平生喜書讀之不啻數十百過其簡編弊矣然每發之必有新獲之意焉噫公之篤學如此宜其當明主之知爲多聞之友受殊常之寵成不朽之名也使曩也先皇帝賞公以萬金於今何有固不若垂一言之褒其爲子孫光榮世世無窮也夫知人則哲帝堯之所難仲尼門人以千數獨稱顏淵爲好學今材之所爲欲以彰先皇帝之知人而揚先公之好學也夫彰君之明忠也揚父之美孝也惟忠與孝

材之兩有焉光也雖無文又焉敢無一言以表著其實乎

韓魏公祠堂記

元豐七年作

沒而祠之禮也由漢以來牧守有惠政於民者或爲之生祠雖非先王之制皆發於人之去思亦不可廢也然年時寢遠人寢忘之惟唐狄梁公爲魏州刺史屬契丹寇河北梁公省徹戰守之備撫綏彫弊之民民安而虜自退魏人祠之至今血食熙寧初河北水溢地大震官寺民居蕩覆者大半詔以淮南節度使司徒兼侍中韓魏公爲河北安撫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公旣愛民如愛子治民如治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一一

家去其疾忘己之疾閔其勞忘己之勞未幾居者以安流者以還饑者以充乏者以足羣心旣和歲則屢豐在魏五年徙判相州魏人泣涕遮止數日乃得去魏人思公而不得見也相與立祠於熙寧禪院塑公像而事之後二年公薨于相州魏人聞之爭奔走哭祠下雲合而雷動連日乃稍息自是每歲公生及違世之日皆來致祠作佛事未嘗少懈噫公之德及一方功施一時者魏人固知之矣至於德及海內功施後世者亦嘗知之乎公爲宰相十年當仁宗之末英宗之初朝廷多故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

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疑憚或諫曰公所爲如是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無處所殆非明哲之所尚也公嘆曰此何言也凡爲人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其忠勇如此故能光輔三后大濟艱難使中外之人舖啜嬉遊自若曾無驚視傾聽竊語之警坐置天下於大寧公之力也嗚呼公與狄梁公皆有惠政於魏故魏人祠之然其爲遠近所尊慕年時雖遠而不毀非有大功於社稷爲神祇所相佑能如是乎况梁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記

三

公之功顯天下皆知之魏公之功隱天下或未能盡知也然則魏公不又賢乎宜其與梁公之祠並立於魏享祀無窮公薨後九年魏人以狀抵西京俾光爲記將刻于石竊惟狄梁公之二記乃李邕馮宿之文光實何人敢不自量顧魏人之美意不可抑又欲以其所未知者諗之故不敢辭

陳氏四公祠堂記

故左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秦國陳公某有三子長曰某國文忠公某官至樞密使同平章事左僕射次曰鄭國

文惠公某官至戶部侍郎平章事太子太師致仕幼曰某國康肅公某官至武寧軍節度使皆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始秦公爲濟源令縣西龍潭有延慶佛舍三子相與爲學其中旣而相繼登進士科文忠康肅公仍居羣士之首遂接踵爲將相始大其家子孫蕃衍多以才能致美官棊布中外故當世稱衣冠之盛者推陳氏其後文忠公自樞府出判河陽文惠公與其子主客郎中某孫虞部員外郎某康肅公之子祠部郎中某前後皆爲京西轉運使主客君之子某復爲濟源尉濟源河陽之屬縣河陽京西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四

屬郡也四世凡七人蒞官於是故濟源之人被陳氏之政爲多秦公尤有恩於民能使其民旣去而思之虞部君嘗行部過濟源遊龍潭佛舍見秦公善政銘真宗皇帝賜文忠公詩主客君題名皆刻于石歎曰吾家所以能顯大於世自非曾祖父勤施仁政於民三祖父力學以取富貴何從而致之乎至于今子孫蒙福祿不絕豈可不知其所自邪乃構堂於佛舍之側畫四公之像而祠之集三石刻皆置祠下且屬光爲之記光曰光之文不足以發揚先君之

美不敢爲虞部曰不然某之建是祠堂非敢自矜奕世之

美蓋欲來者見之知愛民好學可以大其家有以勸也光曰如君之言其志遠其益大矣光何敢辭若夫四公之事業則有國史在光不敢及也

先公遺文記

元豐三年三月十日作

玉藻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揚子曰書心書也今之人親沒則畫像而事之畫像外貌也豈若心畫手澤之爲深切哉今集先公遺文手書及碑誌行狀共爲一櫝寘諸影堂子子孫孫永祇保之

諫院題名記

嘉祐八年作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五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爲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爲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以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著于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聞喜縣修文宣王廟記

嘉祐元年作

或問太古何如曰不今日知也何以言之曰古之人寒衣
而饑食食生而畏死不殊於今也喜怒哀樂好惡畏欲與
俱生非今有而古無也古之人食鳥獸之肉草不之實
而衣其皮鳥獸日益殫草木日益稀人日益衆物日益寡
視此或不足視彼或有餘能相與守死而勿爭乎爭而不
已相賊傷相滅亡人之類蓋可計日而盡也聖人者懲其
然於是作而治之擇其賢智而君長之分其土田而疆域
之繫其父子兄弟夫婦而安養之施其禮樂政令而綱紀
之明其道德仁義孝慈忠信廉讓而教導之猶有狂愚傲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六

狠之民悻戾而不從者於是鞭朴以威之鈇鉞以戮之甲
兵以殄之是以民相與安分而保常養生而送終繁衍而
久長也至禹之衰先王之道蕩覆崩壞幾無餘矣其不絕
者纘若臺之自非孔子起而振之廓而引之使閎大顯融
以迄于今則生民之衆幾何其不淪而爲禽夷也今國家
所以奉專孔子其弊也處食於國於州於縣以歲時陳其
鳴其金石以禮樂之自天子之貴視北面而拜焉所

非一人之私爲道存也然史於州縣者或以爲

孔子之祠及學校

何彼真俗吏無足道者聞喜自前世固搢紳大夫之徒也
也縣有孔子廟咸平中武吏慈釋回修之尉李垂爲之記
厥後繼而爲長者其嚴事孔子之心不能及釋回於是廟
屋墮頽垣墉圯缺草樹荒樞碑石斷仆况於鄉飲酒之容
絃誦之音固不可得而睹聞矣今大夫馬君至而嘆曰嗚
呼爲川者知防而不知濬則橫潰而不禁爲民者知怒而
不知教則愁怨而不從故善爲川者相高下而導之善爲
民者明是非而告之是以爲者逸而從者易物遂性而功
速成也今爲吏者不能揭先王之道以教人而曰吾專任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七

刑罰亦足爲治者是掩民之耳目而以陷窳俟之也不仁
孰大焉乃屬邑中之賢士大夫而告之曰今孔子之廟廢
而不修士無所講其業民無所承其化斯豈惟令之舉亦
二三子之耻也皆曰斯固邑人日夜所不忘而不敢請者
也今明府有命是天相聖人之道而以明府賜邑人也敢
不奔走而承之乃相與斂材聚工葺屋之隳而壯大之修
垣之圯而高厚之去木之樞而收樹之起碑之仆而更刻
之民不加賦吏不告勞不日而新廟煥然成矣於是邑中
之賢士大夫相與朝夕誦堯舜之書咏商周之詩於其中

彬彬然有鄉魯之風矣噫馬君之於學也既正其基矣猶未也今之吏率三歲而更後之人繼而長於斯者宜勿替馬君之功引而伸之學者宜卒成馬君之志而振大之知人所以嚴事孔子者非徒飾其祠誦其文也固將明其道循其法心喻而身行之使近者悅化遠者慕效繇邑及於鄉繇鄉及於家父靡不慈子靡不孝兄靡不友弟靡不恭夫然後知學之成而爲益大也夫道之污隆豈有常邪人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非道去人人去道也古者至治之時或耕者推畔行者推塗獄訟不興盜賊不作彼風俗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八

是之美者豈古則可爲而今不可爲邪繇教之未至故也今基旣正矣其餘則勉之而已矣何憚不及於古邪人之言曰古民淳質故可教今民僞薄故不可教是瞽惑之有不足稽也於廟之成馬君謂光旁縣之人也宜爲之記光以不文辭不敢爲使者三返而不獲命因直述所聞而書秀州真如院法堂記

皇祐四年作

壬辰歲夏四月有僧清辯踵門來告曰清辯秀州真如草堂僧也真如故有講堂瘴狹不足以庥學者清辯與同術

宗治而新之今高顯矣願得子之文刻諸石以諭來者

云者師其請諸佗人曰然入清辯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而子又何辭光固辭不獲乃言曰師之爲是堂也其志何如曰清辯之爲是堂也屬堂中之人而告之曰二三子苟能究明吾佛之書爲人講解者吾且南鄉坐而師之審或不能則將取於四方之能者皆伏謝不能然後相率抵精嚴寺迎沙門道歡而師之又屬其徒而告之曰凡我二三子肇自今以及于後相與協力同志堂圯則扶之師缺則補之以至於金石可弊山淵可平而講肄之聲不可絕

惟光曰師之志則美矣抑光雖不習佛書亦嘗剽聞佛之爲人矣夫佛蓋西域之賢者其爲人也清儉而寡慾慈惠而愛物故服敝補之衣食蔬糲之食巖居埜處斥妻屏子所以自奉甚約而憚於煩人也雖草木蟲魚不敢妄殺蓋欲與物並生而不相害也凡此之道皆以涓潔其身不爲物累蓋中國於陵仲子焦先之徒近之矣夫聖人之德周賢者之德偏周者無不覆而末流之人猶不免棄本而背原况其偏者乎故後世之爲佛書者日遠而日訛莫不侈大其師之言而附益之以淫怪誣罔之辭以駭俗人而又

世資厚自豐殖不知饜極故一衣之費或百金不若絳
之爲愈也一飯之直或萬錢不若膾炙之爲省也高堂
室以自奉養佛之志豈如是哉天下事佛者莫不然而
人爲甚師之爲是堂將以明佛之道也是必深思於本
源而勿放蕩於末流則治斯堂之爲益也豈其細哉

竚瞻堂記

元豐六年作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
路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于京師以相記事禮成天子以公
勳相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蒸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記

十

太尉留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
云西都舊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
明年相與構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
瞻又二年河南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
書抵光曰公再爲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
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
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亦吾人之耻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于石以傳告無窮光
謝曰諸君以此屬我誠大幸然凡爲士者頌一守令且構

秉筆不敢輕爲况公之德業位望崇顯如是乃使如光者
紀之必得罪於識者能無懼乎西都縉紳之淵藪賢而有
文者肩隨踵接諸君不往求之顧惟不肖之求能無慚乎
願置我而更請於佗衆皆曰子出公之門最久其居洛又
久然則記茲堂也子於何避之夫登岱華者固不能盡其
高廣游滄海者固不能窮其幽深苟身之所至目之所睹
皆可得而言矣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
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
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如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二

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
仁固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
足以盡公之美也如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
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
一及作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興太守在官無當時
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贍故用有所不周
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
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
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

之何如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於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鍾鼓於宮種草木在土達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臯陶乎佐舜禹以阜安斯民君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五
之寵光便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此爲之記

獨樂園紀 熙寧六年作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衆樂樂此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者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寧四年迂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

闢以爲園其中爲堂聚書出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於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如玉塊攬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庵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列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疇草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三

丈狀若碁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援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欄灼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欄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苦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轅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迺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

所病者學之未至夫又何求於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

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
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
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蹻蹻焉洋洋焉不知
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
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
於已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愚何得比君子自樂
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
也雖推以與人人且不取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
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記

古

記歷年圖後

光頃歲讀史患其文繁事廣不能得其綱要又諸國分列
歲時先後參差不齊乃上采共和以來下訖五代畧記國
家興衰大迹集爲五圖每圖爲五重每重爲六十行每行
紀一年之事其年取一國爲主而以朱書侂國元年綴於
其下蓋欲指其元年以推二三四五則從可知矣凡一千
八百年命曰歷年圖其書雜亂無法聊以私便於討論不
意布於侂人也不意趙君摹刻於板傳之蜀人梁山令

一
通以相示始光率意爲此書苟天下非一統

則漫以一國主其年固不能辨其正閏而趙君乃易其名曰帝統非光志也趙君頗有所增損仍變其卷秩又所寫多脫誤此淺陋之書既不可掩因刊正使復其舊而歸之

司馬文正公集卷六十九終

司馬文正公集

卷六十九

五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傳

濩澤張

鉞心鑄

范景仁傳

范景仁名鎮益州華陽人少舉進士善文賦場屋奇之爲
人和易修敕故參知政事薛簡肅公端明殿學士宋景文
公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
唱第過三人則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
校在下天子必擢寘上列以吳春卿歐陽永叔之耿介猶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傳

一

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並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
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
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人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釋
褐新安主簿到官數旬時宋宣獻公留守西京不欲使與
下吏共勞辱召置國子監使教諸生秩滿又薦於朝爲東
監直講未幾宋景文公奏同修唐書又用參知政事王公
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
卷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較勘殊不知

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

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自辨爲校勘四年應
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
祕閣未幾以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性寬仁言事者競爲
激訐以采名或緣愛憎污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景仁獨
引大體自關非朝廷安危繫生民利病皆濶略不言陳恭
公爲相嬖妾張氏笞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不能得乃
誣之云私其女景仁上言朝廷設臺諫官使之除讒慝非
使之爲讒慝也審如御史所言則執中可斬如其不然御
史亦可斬御史怒其劾景仁以爲阿附宰相景仁不顧力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傳

二

爲辨其不然深救當時之弊識者避之仁宗卽位三十五
年未有繼嗣嘉祐初暴得疾旬日不知人中外大小之臣
無不寒心而畏避嫌疑相倚仗莫敢發言景仁獨奮曰天
下事尚有大於此者乎捨此不言顧惟抉擿細微以塞職
是真負國吾不忍也卽上言太祖捨其子而立太宗周王
旣薨真宗取宗室子養之宮中陛下宜爲宗廟社稷計早
擇宗室賢者優其禮數試之以政與圖天下之事以繫天
下人心章累上寢不報景仁因闔門家居自求誅譴執政
或論以奈何效下名希進之人景仁上執政書言繼嗣不

定將有急兵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
鎮擇死之時尙安暇顧于名希進之嫌而不爲去就之決
哉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中變故畏避
而爲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族首領顧不可保其
爲身計亦已疎矣就使事有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
於亂兵不猶愈乎乞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
所聞者爲之股栗尋除兼侍御史知雜事景仁固辭不受
乞解言職就散地執政復諭以上之不豫諸大臣亦嘗建
此策今姦言已入爲之甚難景仁復上執政書云但當論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傳

三

事之是非不當問其難易况事早則濟緩則不及此聖賢
所以貴機會也諸公謂今日難於前日安知佗日不難於
今日乎謂今日姦言已入不可弭佗日可弭乎凡見上面
陳者三奏章者十有七朝廷不能奪乃罷諫職改集賢殿
修撰項之拜知制誥遷翰林學士英宗卽位中書奏請追
尊濮安懿王事下兩制議以爲宜稱皇伯高官大國極其
尊榮大迂執政意更下尙書省集百官議之意朝士必有
迎合者旣而臺諫爭上言爲人後者爲之子不得顧私親
今陛下旣爲仁宗後若復推尊濮王是貳統也殆非所以

報仁宗之盛德衆論鼎沸執政欲緩其事乃下詔罷百官
集議曰當令禮官檢詳典禮以聞景仁時判太常寺卽具
列爲人後之禮及漢魏以來論議得失悉奏之與兩制臺
諫議合執政怒召景仁詰責之曰詔書云當令檢詳奈何
遽列上邪景仁曰有司得詔書不敢稽留卽以聞乃其職
也奈何更以爲罪乎會宰司遷官景仁當草制坐失於考
按不合故事改侍讀學士出知陳州今上卽位復召還翰
林王介甫參知政事置三司條列司變更祖宗法令專以
聚斂爲務斥逐忠直引進奸佞景仁上疏極言其不可朝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傳

四

廷不報景仁時年六十三因上言卽不用臣言臣無顏復
居位食祿願聽臣致仕章累上語益切直介甫大怒自草
制書極口醜詆使以本官戶部侍郎致仕凡所應得恩例
悉不之與於是當時在位者皆自愧景仁名益重於天下
介甫雖詆之深人更以爲榮焉景仁旣退居有園第在京
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
謝故人或爲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
時乘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藍輿歸蜀與親舊樂飲

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其勝賞期年然後返年益老而

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癩使景仁在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樂邪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景仁有焉客有問今世之勇於迂叟者叟曰有范景仁者其勇人莫之敵客曰景仁長僅五尺循循如不勝衣奚其勇叟曰何哉而所謂勇者而以瞋目裂眦髮上指冠力曳九牛氣陵三軍者爲勇乎是特匹夫之勇耳勇於外者也若景仁勇於內者也自唐宣宗以來不欲聞人言立嗣萬一有言之者輒切齒疾之與背畔無異而景仁獨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傳

五

唱言之十餘章不已視身與宗族如鴻毛後人見景仁無恙而繼爲之者則有矣然景仁首昌不測之淵無勇者能之乎人之情孰不畏天子與執政親愛之至隆者孰若父子執政欲尊天子之父而景仁引古義以爭之無勇者能之乎祿與位皆人所貪或老且病前無可冀猶戀戀不忍捨去况景仁身已通顯有聲望視公相無跬步之遠以言不行年六十三卽拂衣歸終身不復起無勇者能之乎凡人有所不能而人或能之無不服焉如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皆余所不及也余心誠服之故作范景仁傳

圉人傳

慶曆五年作

汧侯有馬悍戾不可乘服以爲無用將弃之野愛其疾足
募有能馴之者祿以百金有圉人叩門而告曰臣能馴之
汧侯使養馬數月馬益調服步驟緩速折還左右唯人所
志汧侯喜賞以百金之祿拜爲圉師衆騶疾之謁於侯曰
侯馬今馴矣彼何功而徒費侯金臣請代之侯逐圉人居
數月馬復悍戾如故侯乃召圉人而謝曰子能使悍馬馴
子去而馬復悍敢問何術也對曰臣賤夫也不知異術而
唯養馬之知夫馬太肥則陸梁太瘠則不能任重策之急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 傳

六

則駭而難馴緩則不肯盡力善爲圉者渴之飢之飲之秣
之視其肥瘠而豐殺其菽粟緩之以盡其材急之以禁其
逸鞭策以警其怠恩德以馴其心使之得其宜適而不勞
亦不使有遺力焉其術甚微得於心應於手已不能傳之
於人人亦不能從已傳也如此故馬之材在馬馬之性在
我雖悍戾何傷哉汧侯曰善圉人曰是術也豈特養馬而
已抑治國亦猶是也夫材智之士治國者之悍馬也捨之
則不能以其功業調之不以道則不獲其利而桀黠不可

制故明君不能以材智

而以爵祿賞罰御之是以

太高則驕祿太豐則惰驕惰之臣雖有智力君不得而使也制之急則不得盡其能制之緩則不肯宣其用不任恩渥一驅之以威則忿怨而離心故明君者節其爵祿裁其緩急恩澤足以結其心威嚴足以服其志則士生死貴賤之命在於君矣雖慄悍何憂哉汧侯悅位爲上卿任以國政用其術推而行之汧國大治

張行婆傳

行婆張氏濰州昌樂人父爲虎冀軍校張氏生七年繼母潛使僧者鬻之給其父云失之父哭之一日失明由是落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

傳

七

軍籍爲民僧者鬻於故尙書左丞范公家字曰菊花范氏以勝其女適泗州人三班借職金士則張氏勤謹其主家愛之與父別凡二十一年一旦遇之於范氏之門而識之遂辭范氏與父俱歸父怒繼母欲毆而逐之張氏曰兒非母不得入貴人家母乃有德於兒又何怨焉今賴天之力得復見父若兒歸而母逐兒何安焉父乃止父時年且八十無佗子家甚貧鬻薪爲業昌樂有故田園爲人所據張氏乃與父母歸鄉里訟於州而得之未幾父卒張氏養繼

母盡子道母老不能行所適稍遠則張氏負之母卒張氏

嫁爲里民王祐妻生一男二女祐早卒諸孤皆幼張氏鞠
之不從人旣長畢婚嫁乃謂其子曰吾素樂浮屠法里中
有古寺廢已久吾當帥里人修之弃家處其中不復爲爾
母矣里人聞之爭助以財不日立堂殿廚廡塑繪佛像營
儲待皆備每戒其子毋得至寺曰寺有衆人之財將以興
佛事吾一毫不敢私也汝來使吾無以自明金士則之妹
余嫂也元豐中張氏自澠之泗省金氏又自泗之陝省余
嫂徒步數千里曰吾故時主家不可忘也嫂置諸園門之
傍獨處一室日一蔬食讀佛書每與女僕語專誨以忠勤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

傳

八

有不受而諾之者輒拜謝不與校遇勞辱之事則以身先
之與之錢刀衣服固辭彊之不得已辭多受少見尺薪寸
帛不忍棄必拾以歸愛之如已物女僕之幼者則爲之櫛
沐紉縫視之如已女至於猴犬飲食以時無不馴服張氏
去輒數日悲鳴不食余熟察其所爲而異之因諭之曰嫗
已老幸有子不與之居以終其身而栖栖汲汲周遊四方
竟何爲乎張氏曰凡學佛者先應斷愛彼雖吾子久已捨
之不復思也嗚呼世之服儒衣冠讀詩書以君子自名者

其忠孝廉義能如張氏者幾希豈得以其微賤而忽之邪

聞其風者能無恚乎彘使生於劉子政之前使子政得而傳之雖古烈女何以尚之惜乎爲浮屠所蔽不得入於禮義之塗然其處心有可重者余是敢私記之

貓臙傳

元豐七年作

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咸有之顧所賦與有厚薄耳余家有貓曰臙每與衆貓食常退處于後俟衆貓飽盡去然後進食之有復還者又退避之佗貓生子多者臙輒分置其栖與已子並乳之愛視踰於已子有頑貓不知其德於已乃食臙之子臙亦不與稜家人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

傳

九

以白澤圖云畜自食其子不祥見臙在傍以爲共食之痛箠而斥之以畀僧舍僧飼之不食匿竇中近旬日餓且死家人憐而返之至家然後食家人每得穉貓輒令臙母之嘗爲佗貓子搏犬犬噬之幾死人救獲免後老且病不復執鼠於家爲長物余不忍棄常自飼之及死余命貯麓中瘞於西園時元豐七年十月甲午也自生至死近二十年昔韓文公作貓相乳說以爲北平王之德感應召致及余家有臙乃知物性各於其類自有善惡韓子之說幾於詭

耳嗟乎人有不知仁義貪冒爭奪病人以利己者聞臙所

爲得無愧哉司馬相如稱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
獲捷言慶忌人誠有之獸亦宜然昔余通判鄆州有猫曰
山賓生數月遇麩得巨鼠方食之前與麩鬪嚙麩走奪鼠
以歸後因汚余書余以畀都監常鼎始繫之跳擲高數尺
不可牽制乃囊盛以授之兩廨相距二里許後數日山賓
復來歸余又囊以授之鼎命婢牢繫之山賓既識路卽時
歸繩約滿身鼎責羣婢曰汝曹雖爲人曾不及彼猫一心
於其主余以旣畀之不可復留卒囊以授之遂不復歸不
知其爲死爲生也山賓非麩之比余獨嘉其不忘舊主故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 傳

錄之附于麩傳之末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一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題跋

濩澤張 鉉心鐫

題絳州鼓堆祠

嘉祐元年九月作

鼓堆在州治所西北二十五里樊紹述守居記作古州之圖志作鼓鼓者人馬踐之逢逢如鼓狀蓋水原充滿石下而然云紹述之文其必有據然今以耳目驗之則圖志亦未可全廢也堆之西山白馬首其東長陵纏屬相傳以爲晉之九原其北水出澤堂別名清泉堆周圍四里高三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題跋

一

穹隆而圓狀如覆釜水原數十環之威沸雜發滙於南溶爲深淵中多魚鱉蠃鰕水極清潔可鑑毛髮盛寒不冰大旱不耗靈雨不溢其南驪爲三渠一載高地入州城周吏民園沼之用二散布田間灌溉萬餘頃所餘皆歸於汾田之所生禾麻稌櫛肥茂薌甘異侘水所溉堆上有神祠蓋以水陰類也故其神爲婦人像而祠中石刻乃妾以爲堯后及舜之二妃噫是水也有清明之性溫厚之德常壹之操潤澤之功雖古聖賢無以加其廟食於民也固宜何必

設於堯舜祀然後可祀也嘉祐元年九月壬寅通判并

州事司馬光以事至絳州從州之諸官尚書比部員外郎薛長孺元卿國子博士劉常守道尹仲舒漢臣判官陳太初寓之同遊祠下愛其氣象之美登臨之樂而又功德及人若此其盛愍流俗之譎不可以莫之正也於是題云

書孫之翰唐史記後

元豐二年作

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嘗別緘其橐於笥必盟手然後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兵刃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閒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爲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修之會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題跋

二

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暇挈以俱旣行於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唐書在乎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從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崇宋璟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元豐二年察自陽翟來洛陽以其書授光曰伯父平生之志萃於是書朝廷先嘗取之留禁中不出今沒二十餘年家道益衰大懼是書遂散逸不傳於人故錄以授子

光昔聞公有是書固願見而未之得得之驚喜曰子之賦

我兼金不如顧無以爲報請受而藏之遇同好則傳之異
日或廣布於天下使公之志業煒煌於千古庶幾亦足以
少報乎

書田諫議錫碑陰

光自始學未冠聞故諫議大夫田公當真宗踐祚之初求
治方急公稽古以監今日有獻月有納以贊成咸平盛隆
之治私心慕仰想見其爲人熙寧中始識公之曾孫偃師
尉衍因就求觀公之遺文後十餘年衍爲武勝軍節度推
官知沈丘縣事以公文集及墓銘相示且命光爲神道碑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題跋

三

其墓銘乃故參知政事范公所爲也范公大賢其言固無
所苟今其銘曰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雖復使佗人竭
其慕仰之心頌公之美累千萬言能有過於此乎光於范
公無能爲役范公恨不得見田公則田公果何如人哉光
不惟愚陋不學且不爲人作碑銘已久不敢承命然常怪
世人論譏其祖禰之德業壙中之銘道旁之碑必使二人
爲之彼其德業一也銘與碑奚以異曷若刻大賢之言旣
納諸壙又植於道其爲取信於永久豈不無疑乎願審思

之脫或可從請附刻於碑陰之末

書孫之翰墓誌後

元豐二年十二月作

明道中公在華州光始以太廟齋郎得謁見皇祐中幸與公俱在館閣公於光爲前輩而光服公才仰公德不敢以同舍期也然粗能熟公之爲人元豐二年十一月公弟子崇信令察示光以歐陽公所撰公墓誌光讀之恍然如復見公得侍坐於旁也昔蔡伯皆嘗言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觀歐陽公此文其言公自初仕以美才清德爲時所重在諫院言宮禁事切直無所避在陝不飾厨傳凡當官公論不私其所愛淡然寡所好外和而內勁喜言唐事學者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此皆光親所親聞當時士大夫所共知可謂實錄而無愧矣公名高於世歐陽公以文雄天下固不待光言而後人信之然歲月益久識公者益寡竊懼後之人見歐陽公之文以爲如世俗之銘誌但飾虛美以取悅其子孫矣故冒進越之罪嗣書其末譬猶捧土以培泰山掬水以沃大河彼豈賴此以爲高深哉蓋志在有益之不自知非其任也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二 平陽徐 昆后山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書啓一

濩澤張 鋹心鐫

謝檢討啓

仰戴寵靈俯循涯分任非才稱憂與愧并竊以帝王垂憲於典墳文武布政於方冊參天球赤刀之寶闕石室金匱之嚴豈繫記述之良抑亦討論之美自微貫穿前載浹洽舊聞稽古侔倚相之才敘事識子長之體則何以懋明得失考合異同訪逸事於名山求緒言於故老使聖哲丕續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一

書啟

一

蔽天壤而亡窮俊乂隆名炳丹青而不朽原立官之甚重宜擇士以恪居豈容昌塵坐致曠曠如光者行能褊淺器質迂疎徒以儒術承家蚤用門資署吏甫任典謁已辱聞詩愚者常專雖慕攻堅之業勤而無獲正如毀瓦之爲猥玷士科始陪賓幕漆雕之道未信尹何之傷實多旋屬家艱零丁苦由比還官次汨沒道塗辭鋒頓而不修學殖落而亡幾分從塵役絕覬榮嗜俄承乏於瞽宗遂叅華於天祿慶霄清晏蓬渚遠嚴緜素物盈率多未見英豪全集叨

與金遊顧頡之無庸每怔忡音征中而自失所虞揚汰

敢冀甄收何期伯弼之司謨辱褒稱之奏俾登史觀贊治
信書緝記言記動之殊辨所見所聞之實詳明其故紬繹
厥文竊惟累洽之辰方咏衆賢之富弗圖嘉命遽及窳才
靖究所來孰云無自此蓋伏遇某官獎延後進汲引下僚
采其毫髮之長振以齒牙之論使不售之馬立享千金之
酬無用之材或充萬乘之器敢不劬勞從事恪慎處躬冀
少答於生成庶無慙於知遇

謝校勘啓

伏以聖哲之道悉載於書書之散詆道亦鬱滯是以國家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一二書啟

二

開圖籍之府設校讎之官必求秀偉絕特之人使之執事
誠以道爲重也光天與之分甚專且愚徒以世家相承習
尚儒素故自免去襁褓初知語言父兄提攜授以經籍是
以不執餘技而逢衣自名曾未能遊聖人之藩籬躋六藝
之糟粕遽用門蔭列於王官始就鄉舉徑叨上第常竊自
恨道未至而受祿學未優而治民雖媮獲於一時終不足
爲成人也已而天降之禍服衰五年指景數刻幾無生望
洎免喪爲吏從事藩方則牒訴文移所居委塞是以舊學
益廢剪爲荆榛私心悵然每用嘆邑不自意得承乏東序

息肩簿領乃始修礪錢鏹誅治荒穢庶幾免狗宿昔之志
雖失之春芸猶得之秋穫足爲愈焉敢謂朝之輔臣不察
駑朽遽列其名薦之法座上方倚信大臣議無不用遂發
中詔引登書府使之欵朱闕蹈紫臺條去蓬蒿頡頏霄漢
榮耀過分不寒而栗夙夜循念罔知所來此蓋伏遇某官
內竭忠力以勤王家外隆寬裕以延士類各適其器不遺
衆才顧盼所加人增大呂之重議論所與世劇袞章之榮
俾茲妄庸濫獲甄采敢不益自勤勅無違率履勉服故業
期於有成庶幾不辱寵靈無負知鑒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三

又謝龐參政啟

伏以朋友道缺爲日久矣陵夷至于近世益以衰薄甚者
且爲好言暮而反之况於存沒之異貴賤之絕苟能言其
姓名識其遊處斯可頌矣矧又收撫其孤誘掖成就使之
自卵而翼去幽而光天下幾何人哉光質性愚陋動無可
稱學古著文皆不逮衆徒以先人疇昔嘗託僚窠獲友高
明道同志合出處如壹分義之美近古所希光以童子獲
執几杖侍見於前執事撫髯誨導俾之就學以至冒竊科
級叨塵祿位始終之賜皆有自焉及夫上天降災禍罰崇

大屏伏田里號咷待盡執事賜書弔撫俾能自存又撰著
遺烈表之楸栢使其後祀焜耀無窮凡茲大恩固已無量
矣而又以光樸儒自守謂其寡過每賜祓飾多踰其實光
或聞之流汗被頰常懼不能堪副以累知言暨衰麻外除
復從吏役執事以文武才實入贊樞極薦士之奏首列光
名事雖報聞勤惻愈甚間二歲進參大政則又復前奏出
之辰前上方推信大臣議無不用亟命近署試其所能藝
術素疎果暴嗔鄙方自踈踏以須讀紕不意天恩曲成引
內秘府遽使頡頏禁闈依光紫霄校讎羣書參奉遊豫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四

光空薄所能堪稱承命震駭征營失據靜自循度罔知所
來此非先人之餘休被及從昆執事之敦篤不遺故舊糠
粃小生何階自致銜恩念親涕洟橫集夫以執事之忠亮
純明豈其私一不肖之人使汗巖音茂文館羞士大夫蓋將
驅一世之人使媮者日醇薄者日敦誠有以贊天子之大
化非獨苟然而已乃知大君子之舉事用志遠矣光敢不
夙夜刻勵寤寐訓辭進益所長攻去所短冀不忝前人之
教誨羞知己之稱論以負明詔之收擢而已過此以往不

昔燕王有馬千里而天下無敢獻馬於燕者爲其皆不能
及廡中之良也趙王有璧徑尺而天下無敢買玉於趙者
爲其皆不能及櫝中之美也彼以物求售者誠然以道求
售者則異矣請以周公言之夫周公之德美才智天下固
無庶幾望其藩籬者然周公沐則捉髮殮則吐哺汲汲焉
走迎天下之士惟恐一人伏於蓬蒿之下者是以鍾石筦
絃之音歌舞其德于今未衰歸者儻以己之才德求諸佗
人則外踰四海舟車所極終無一人可收采者又安有瞿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書啟

五

瞿光美施於千載邪降及後世賢公卿大夫未有不祖述
此道而能具美者也伏惟執事體純明以立質積學問以

廣德自結聖主優游禁闈四表仰聲而響集羣士希光而

景附眇昧

音面賴
和視也

所被溫於春陽咳唾所沾重於珪璧誠

薦紳之表的後進之衡鑑也光才朽行僻學疎文陋羣居

士林無與比數而不自屏紕妄以技進於左右是猶獻馬

於燕賈玉於趙也執事儻以二國之意遇之則光宜驅呵

擯逐不得少留於門下矣以周公之道接之則光必得從

七十子之後而俟見焉竊以爲古者見於公卿大夫必有

贊今其禮亡久矣士非文無用爲贊者是敢不自隱其嗤鄙雜錄舊所爲文凡五卷執之立於屏外以俟進退之命與薛子立秀才書

光頓首前日承不賜棄外辱以所爲文示之使得竊觀甫盡數篇不覺喟然置之而嘆噫士之讀書者豈專爲祿利而已哉求得位而行其道以利斯民也國家所以求士者豈徒用印綬粟帛富寵其人哉亦欲得其道以利民也故上之所以求下下之所以求上皆非顧其私主於民而已矣近世爲士者頗謬於古往往以讀書爲資身之貨耳彼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攷

六

又惡知所謂利民者邪觀足下之文上以薦之於宰輔下以貽之令長求盜之吏未嘗不以民爲先皆閭里素所疾苦而上不獲知者深切著白使其人果舉而行之則足下雖未得位而澤固施於民矣且夫身爲布衣已能孳孳念民若此况得位耶光竊有以知異日卓然爲名臣使所至之方蒙被其福者非足下而誰此真古人之志也朝廷得之亦異於勸刻經史潤飾文采以自售施之於政而不達者矣光是用矍然喜於今之世而復見古之士且竦首傾

耳以俟朝廷之得人而賀之也文編不敢久留謹奉而歸

上麗樞密論貝州事宜書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國有大事廟堂之上謀議素熟方畧已定而復以疎賤之人狂愚之議干與其間臯之大者也然光聞之受恩而不知報者犬彘也光雖不才獨忍爲犬彘之行忘盛德而無所裨益哉是以夙夜思之苟有以報萬分者雖陷入大臯不敢愛也竊聞貝州軍士恩過而驕厭其久生自求速死雖狂贖妄爲勢無所至蚤晚之間終就屠滅若兵久不決難久不解萬一城中之寇未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書啟

七

卽伏誅而佗變旁起不逞之人同惡相濟乘釁而動則爲朝廷之憂方此始耳此不得不爲之過慮也雖國家恩德在民淪於骨髓根深柢固萬無所慮然王者舉事固當計萬全之勢然後行之者也不則狂賊自知臯惡無狀降首亡由獨守窮城勢不支久則擁其徒衆盜其庫兵收載寶賄狶突而出建旗鳴鼓攻剽城邑以數千之盜散之趙魏之郊東連青徐亦足以爲齊民之患未可以旬月擒也以光之愚竊謂城中之衆未必皆有怨叛之志其造計首惡者不過數人其餘皆迫於兇威不得已而從之者也其望

大軍之至赦令之降若墜塗炭者之待救紡於樹者之求解也朝廷誠以此時發近郡之兵塹環其郭勿攻勿戰使不得出而又陰以重賞募人入城焚其積聚壞其所恃使逃無所出守無所資然後命重臣素仁厚爲士卒所信愛者奉明詔以臨之諭以脅從之人有能捕斬首惡若唱先出降者待以不次之賞其始雖與謀而能翻然悔過從善者亦除其梟待以不死或爲惡不變敢拒官軍者戮及妻子無有所赦如是不過旬月逆卒之首必函致於闕下矣

此乃坐支解狂賊之術也往年保州之役威罰實行今爲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八

惡者必誑誘其徒曰汝罪已大出城必誅保州近事足以爲戒自非賞至厚信至明則不足以破散其謀宜得先降者厚賞賜之超資越序拜以官爵錦衣駿馬狗於城下使足歆慕以焜耀其餘彼雖甚愚國家昭昭然設貴賈重賞於前峻刑嚴誅於後示以大信儆如日月安有不動心者哉書曰除惡務本周頌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明聖王之誅不在快志多殺要欲布陳條理期於安定而已今誠賈其脅從之辜開以自新之塗縱未卽日殄滅使其內自相猜肘腋之變紛紛數起支節散落腹心潰敗則渠魁之

首可指日而烹也然後分別白黑表章善惡取倡爲亂者
種族誅之餘皆勿問亦足以立威而示懷矣討不失辜賞
不失功士卒無傷甲兵不頓財穀不費盜賊不滋竊以爲
最策之得者也或者必欲以兵力取之賊憑堅城執利兵
據倉庫比其授首則河朔之力固已困矣况加以不虞之
變哉夫炎炎不絕焰焰奈何當事之微治之易耳時至不
爲禍如發機今狂賊日夜煦嫗其黨出庫物奪民財以啗
之又恐喝以國家之威刑沮抑其嚮善之意不乘其衆心
危疑未定之際壞敗其謀已而日寢久梟寢深朝廷無寬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檄

九

貸之令凶黨有慘毒之威朝薰暮蒸衆志已固然後圖之
則招之不來攻之不克用力百倍而功不可必也故不愛
官爵金帛之重賞以壞其黨今其時也過是無益矣朝廷
之議高深幽密今日處置爲攻爲戰爲赦爲誅非草茅之
所能知也萬一議者有欲用兵破而不以計破者此乃愚
誠區區願陳所見者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以周
公之才於天下事宜無所不知而日孜孜禮白屋之士求
善言詢政治者誠欲盡衆人之思慮也執事爲天子腹心
之臣典樞機之任凡百籌畫得失之數必已決於胸中矣

而光不識分限復妄有云者誠貪於報恩而忘其愚僭之
辜也伏計執事法周公之道亦不厭芻蕘之言以博觀焉
回狀元第二第三先輩書

伏蒙某官不以光之愚庸散賤親枉車騎辱臨其門前之
以啓以將盛意恐悚愧懷於茲未怠竊以取士之詳進賢
之速視古以來宜無若今者今天下之士舉於其州用
不能而退者十常七八然後升之禮部禮部又如之然後
升之天子之庭天子臨軒親覆之又有退者然後解其布
衣而祿之如此可不謂之取士之詳歟然其以魁傑秀異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十
石
砥
翁
老
妻
刑
車
及
是
宮
若
寓
物
楮
中
不
十
年
必
取
之
大
抵
皆
至
公
卿
如
此
可
不
謂
之
進
賢
之
退
歟
取
如
是
詳
而
能
獨
爲
羣
士
之
先
則
其
才
可
知
已
進
如
是
速
而
能
不
自
隆
貴
以
禮
於
愚
庸
散
賤
之
人
則
其
德
可
知
已
才
與
德
二
者
議
士
之
所
先
也
而
皆
有
以
過
絕
於
人
光
是
用
不
敢
私
賀
於
左
右
而
賀
於
朝
廷
賀
於
衆
庶
知
其
將
得
賢
公
卿
而
有
所
瞻
賴
也

答薛虢州謝石硯屏書

日前令嗣先輩訪逮出手筆并石月屏爲貺捧玩不勝愧
喜比來數於都下朋從處見此屏觀其天質圓瑩非刻非

繪如秋高氣清迥然在望信乎天地之異氣山澤之殊寶也素心悅之無從可得豈意一旦不煩懇請坐致握中性本疎野雅叶所欲雖受文錦十純白璧百雙在光之愚未爲重賜謹當滕閱箱笈不忘惠好耳氣序瘴暑信後伏想休勝俗故忽忽久不遑修謝尤增悚懼先輩注官甚便想加慰喜末期接待倍希珍厚

答謝公儀書

光之得游於書府也爲日寡竊嘗側聞先達長者之言曰昔之初有職業於茲者不以位之崇卑名之顯晦皆贊啓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七

以造於僚友之門閭焉與見於公卿貴人之禮均若是者非佗蓋以凡居此官本以禮義相先非以名位相高也茲道之替久矣光不及見焉常拊髀私嘆自恨生之後而進之晚不得目前人盛事又傷身之賤而名之晦不能率先士夫以振起之也不意今者某官以英偉之才負天下熈熈之望始以鴻漸之翼翔集茲地獨能力探故實勤而行之雖光之愚陋輕微不足齒於僚列者皆親枉車騎懷啓袖謁臨其蓬蓽一無所遺光始愧中疑終而釋然知茲禮之來非光之爲而爲臺閣之美不可使遂委草莽而沉

絕不繼也伏以某官始者遊太學則冠諸生登王庭則先
俊選貴名之白若列宿之羅清旻疾風之走四海凡一事
一爲皆天下之所仰而趨慕而歸者也若使出於媮則後
來之士無自入於敦出於敦則後來之士無自入於媮况
始仕於朝天下方拭目而觀之清耳而聽之乃獨不出於
媮而出於敦是則及物之利繇此其始矣光是以爲天下
士大夫賀而不敢以見禮私自榮也

與范景仁書

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人君不以鄙賤廢善言也又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三

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人臣不以疎遠忘忠愛也又云
彼姝者子何以予之言賢者在位下樂告以善道也又云
何以恤我我其收之言賢者得忠信之言無不受也光實
何人明主以爲臣景仁以爲友明主方側身求諫而景仁
以言事爲官光又可以嘿而已乎光聞古者士傳言諫蓋
以士賤不能自通於君故因賢卿士大夫以傳之光曷者
不自知其賤且愚輒以宗廟社稷深遠之計冒聞朝廷誠
知位卑而言高智小而謀大觸犯皆死死者人之所必不
免也若忠於國家而死死之榮也是以剖肝瀝膽手書緘

建萬世不拔之基則光退就鼎鑊如蒙黼黻此光之本心也無何自夏及秋囊書三上皆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之者夫以卽日明主求諫之切詔書爛然頒于天下而光所言又非瑣瑣不急之務若幸而得關聖聽則光所言是邪當采而行之非邪當明治其罪豈有直加棄置曾不誰何此必所言涉千里之遠歷九閭之深或棄或遺而不得上通也古之人有奏疏而焚橐者蓋爲言已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爲己功也若奏而不通又自焚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啟

三

其橐則與不言何異哉光是用中夜起坐涕泣霑襟竊思當今朝廷諫爭之臣忠於國家敢言大事而又周旋日久知光素心者惟景仁而已光之言不因景仁以自通尙誰望哉且景仁已爲天子耳目之臣得光之言傳於明主天下固莫得而窺也光是敢輒取所上奏橐獻於左右伏冀景仁察其所陳果能中於義理合於當今之務則願因進見之際爲明主聞陳茲事之大所當汲汲留意不當因循簡忽以忘祖宗光美之業及乞取光所上三奏略賜省覽知其可取可舍可矜可罪裁定其一而明黜之無使孤遠

之臣徒懷憤嘿嘿而無所告語也昔樊噲諫漢高祖留止秦宮奉春君請徙都長安始皆未聽得留侯言即日從之蓋人主素所信重入其言易故也今光宦於千里之外爲邊州下吏景仁朝夕出入紫闥登降丹陛天下之責治亂安危者不在於光皆在景仁光雖言之終不能有益於國家止於是而已矣若夫懇惻復熟以感寤明主成聖世無疆之休則在景仁留意而已如此實天下之幸非獨光之幸也

與李子儀書

嘉祐元年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

書跋

古

昨日值客至不克盡談宿夕思之終未能達子儀高遠之慮故輒復布其愚悃以聞左右未審果肯省視否凡足下今所欲爲義邪利邪將不勝其忿苟爲詆訐以快志邪此三者皆未見其可也足下雖自信其心不爲利動然天下之人烏可戶曉萬一被涉此謗於何澣洗是棄千金之璧而得腐鼠也雖一日十官豈足美哉光辱與足下遊最久竊觀士大夫問才行具美如足下者能有幾人所以孳孳深更重惜不欲使有毫末之議加於全德事苟上聞不可復掩朋友雖欲從而辭之亦無及已足下何不試察光心

所以區區不避譏怒竭忠相告者亦何所利哉正爲賢者惜舉措而已

答聞喜馬寺丞中庸書

月日光頓首再拜明府寺丞閣下光頃日雖得邂逅奉望顏色然殊未暇陪從容抒悃欵也今者猥蒙記存遠賜之書仍以新與邑中賢士大夫治孔子祠命爲之記何采聽之過而責望之重也且愧且恐若無所容光資性頑蔽辭藝鄙薄平居爲朝夕近用之文猶多乖僻取人嗤傲况於語先聖之道載賢令之功鐫之金石傳之將來是猶執阨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二書啟

五

人而負之以千鈞之重雖欲自托於顯茂之業而貪不朽之榮獨不輕先聖而累明府羞邑中之賢士大夫乎此誠非光之所能任也伏惟寬明當賜開察改求酣鬯於道而富有於文者使爲之則宜與大名昭昭千古不窮矣若光類者正可相與誦詠而已

涂水喬人傑漢三重訂

書啓二

淺澤張 鋹心鑄

與東阿張主簿書

嘉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

正月二十四日光頓首主簿足下光不佞幸蒙丞相辟署
來此官雖賤微朝廷亦委之察舉境內賢士大夫苟捨置
賢者而惟目前營求者之與擧孰大焉是以到官以來竊
觀諸縣賢士大夫無如足下狗公愛民者其所以奉知固
不佞足下之求也今乃貶損書誨有從風雨而老之歎殊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一

非所望君子患不能不患人不知足下姑勉修所能何患
無知已不宣

與范景仁書

九月二十六日同年弟司馬光再拜景仁學士足下臯者
景仁初爲諫官四方之士知與不知聞者皆曰諫官得景
仁天下其庶矣况如光者其喜固不在衆人之後然而有
所懼者其故何哉請試爲景仁道之夫良玉易瑕清水易
汚凡負天下之望者必任天下之責此理之固然也臯使
景仁才術操行無以異於衆人則其來也人不爲之喜其

去也人不爲之感嘿然不言人不以爲責今景仁之名曠然暴於天下已如清夜列星之文雖欲厚自謙讓藏於衆人烏可得哉此光所以爲景仁懼也景仁官雖未甚達然爲天子耳目之臣朝夕在天子左右萬民之利病已得而言之朝廷之得失已得而言之亦不得謂之不用矣夫士之學行已美而名不彰者朋友之過也旣彰矣而時不用者執事之過也旣用矣而功業不白於天下者敢問誰之過也行矣景仁勉之自今日以往天下之民萬一有失職而吟嘆者景仁之責也朝廷之政萬一有違理而傷道者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二

景仁之責也非獨光浮目而望沈耳而聽也天下之人莫不皆然舉措小差天下之責四面至矣嗚呼可不懼哉自非相愛重之深至烏肯及此也不宣

答范景仁書

月日光再拜景仁足下日者不自知其不肖猥賤敢妄以書干冒左右退自悔恐謂必且得罪見棄絕矣北都遞中忽辱示問然後知大君子納善無厭以畜其德汪汪然若江海之大夫如是天下之士孰不願挾其忠信以趨左右者哉幸甚景仁書云有朝廷之是非有天下之是非有後

世之是非夫何憂何懼善矣景仁之充此言也實天下蒼生之福也雖光亦願景仁如是而已矣必曰議天下之是非若譏樂之是非則非光之所敢知也又云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市已直實不能也此則不惟景仁恥之光亦恥之不願景仁爲也光所爲良玉易疵清水易汚者謂其全之之難有疵汚而人見之易也非謂其易磷緇也春秋責賢者備孔子之意豈有異哉景仁或未之思耳凡論者審知其是守之不移然後能明其道何強辯之有哉必詭隨雷同然後景仁悅之邪屬部役者之金隄行在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三

朝夕怒怒不能盡所懷

答明太祝端書

嘉祐二年六月二十四日

六月二十四日司馬光頓首太祝足下士之服儒衣冠者莫不指聖賢之道以爲歸然而能至焉者幾希非其智力不足爲也名利誘之則轉而從他不自知耳自古士之求道而不至者凡病此也今足下年甚少才甚美不知光之不肖而辱賜之書廼云非爲名也非爲利也欲師道德而已嗚呼足下之言古大君子之言也審能充之聖賢之道

近在耳目之前矣如光者將跂仰頌歎之不及又奚暇道

德之知而况以師道自處哉足下之至則誠美矣其所從
求之人則非也孟子謂曹交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
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荀子曰學者誦數以貫
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養之足下儻察
二子之言則雖閉門求之道烏有不至者哉光何人也足
下推褒之過而督責之重譬之若指江河而使孺子涉焉
必不敢從已

答陳秘校充書

嘉祐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上

九月二十四日司馬光再拜復書秘校足下比日前辱賜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十三 書啓

四

書推褒責望皆非光所敢當惶恐累日無以自處豈非足
下愛之之厚而不覺言之之過也然光未知足下之志所
欲學者古之文邪古之道邪若古之文則光平生不能爲
文不敢強爲之對以欺足下若古之道則光與足下並肩
以學於聖人光又智短力劣罷倦不進者也烏足問哉雖
然足下之意勤不竭盡以告則必不止敢私薦其所聞足
下擇焉足下書所稱引古今傳道者自孔子及孟荀揚王
韓孫柳張賈才十人耳若語其文則荀揚以上不專爲文
若語其道則恐王韓以下未得與孔子並稱也若論學古

之人則又不盡於此十人者也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已也蓋述三皇五帝三王之道也三皇五帝三王亦非取諸已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生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小或大要爲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彼數君子者誠大賢也然於道殆不能無駁而不粹者焉足下必欲求道之真則莫若以孔子爲的而已夫射者必志於的志於的而不中者有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五

矣未有不志於的而中者也彼數君子者與我皆射者也彼雖近我雖遠我不志於的而惟彼所射之從則亦去的愈遠矣此光之所聞而是非不能自定者也足下試熟察而審處焉

與夏秘丞倚書

字中立

光再拜光初離并州一驛曾於遞中領所賜書以道塗無便可以報謝暨至都下則朝論紛紛以忽里之敗爲皆因築堡引惹生事光每見公卿大夫下至等輩輒爲開述虜侵漢地事體本末二堡不可不築之狀前日之敗蓋由邊

將輕敵無備穿頭入其網中本非作堡之過言之切至口
幾流血而世俗常情成是敗非氣燄方張不可嚮邇以光
區區譬如鷓鴣漸羽以灑鄧林之火固無益矣聞光言者
或逆加排折不容出口或噤然陽應腹非背笑要之所語
數十百人訖無一人信者光遂閉口不敢復言但引咎責
躬乞分取諸君之罪而并坐之所上之奏非特爲龐公也
亦具述當日與諸君謀議本末其言皆天地所監不敢有
分毫欺罔仍言朝廷若不以修堡爲非則龐某夏某等必
不受責若以爲非則龐某等先以罷修此堡因臣至彼見

虜騎退散方議再修武某夏某等因臣傳導其言方得達
於龐某修堡之事皆臣所致若治其罪臣當爲首乞伏重
誅以正國典章再上不報又巡白二府力陳此誠乞朝廷
大則賜之斧鉞中則流竄嶺海或聖朝至仁減貸極輕亦
望以中立爲比除一遠郡監當所以然者上以不虧國家
至平之法中以少謝負累知已之繫下則他日復見武侯
中立及邢賈諸人有所施其面目瀝瀉肝膽懇惻備至而
二府諸公確然以爲臺獄元無收監使朝廷何以施行光
退復具奏章草更欲以死自請則親友皆言如此是明知

朝廷不行而飾僞以采名也光聞其言實無以自明遂自
塞嘿不敢復上再三循念當日與中立於東齋計議之時
固以成敗自決迨至忽里敗績之後光又與中立書言朝
廷若知敗績不因修堡則吾輩何罪若爲因修堡所致則
必不以事盡誘諸君今諸君俱被譴責而光獨得無咎是
賣諸君以自脫也將不得列於人類其爲羞愧可勝道哉
每一念此晝則投筯輟餐夜則擊席嘆咤終身慊慊不可
湔洗若貯瓦石在於胸中無時可吐所以經年不通一字
以問動止者固非懈惰誠由內自慙忤又未知中立察之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七

與夏秘丞倚別紙

詔獄所監中立事嘗亦剽聞立寨斫木則有之辰巳之差
則告者過也但謂所申郭武出巡爲虛及狀內無武侯入
城一節事耳然以光觀之皆中立忠於朝廷信於上司篤

於僚友之事而治獄者集以爲過當如之何此蓋措意不
在中立故也書云又有餘憂此則慮之過者光去夏自麟

還并悉述所聞衆人之議乃出五策以白龐公其最下聽

其侵耕置而勿問凡淺見偷安者其言不如是也次則力戰以決勝負勇

不思者其言如是也次則誘其耕民徙之內地使彼自懼失亡而去

陳懷順之謀也次則絕其私市使彼自計侵耕所得不償所云必

來分割光與邢舍人所議也次則乘間築堡以扞之借使不盡得其

田亦足爲麟州耳目藩蔽光與武侯中立所議也龐公幸用其二而

舍置其三誘民決戰勿問今日思之始知當日下策乃上計也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三 書啓 八

乎事難豫知勿可言者所惜者國家邊臣姑息之弊久矣

今止欲自於漢地內立一小堡已謂之引惹生事罪及元

帥則後來者所爲可知益使戎狄輕漢矣次則龐公垂老

孜孜爲國更獲欺罔之名次則中立才美操堅而橫罹此

雖不足爲異日之累而亦暫致淹回次則光罪當爲首而

不蒙誅戮貶竄使國家有同罪異罰之譏此皆光所慊慊

者也以此之故光今雖強顏出入朝省每有人正視其面

則慙不敢仰凡以上累知已而旁負朋友故也其他一一

非書所盡盛著中倍自保輔

與魏處士閑書

十二月十一日光再拜雲夫處士老兄近蒙貺手筆云見家兄言光頗喜養生夫生之貴於物也甚矣人不能保其生於佗何有光心雖喜之不能得其塗徑望其藩牆也今老兄年餘八十矣自皇祐初拜別又逾十年每聞家兄言老兄精神益明膂力益壯視聽飲食過於少年不知以何道修育乃能至是誠不勝歎慕之深顧以俗網縻繫末由得親執几杖以受教於下坐儻有道之稊稗土苴可使愚陋牽俗之人與知而力行者願時賜誨諭俟佗日得侍左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九

右然後卒業不勝幸甚

答劉太博忱書

光頓首再拜趙令來蒙貺書教以所不及始於喜愧終於感懼光常病世人稱交友者相遇則詡詡笑言以酒食相悅相去則長函短幅副以苞苴言皆諂諛又似欺侮習尚成俗莫知其非求諸古人切切惻惻諒直之益萬無一二常懼沒世不見其人今乃得之於足下此其所以爲喜也足下所示皆國家安危之本治亂之原當今所宜汲汲者

足下爲遠官無言責猶能孳孳不忘忠藎如此光仕於朝

廷官以諫爲名政事有關或不能知之或不能言之或不能入不能入又不能去此其所以爲愧也昔者先人獲知於先龍圖推稱援挽以至於通達今茲光又獲知於足下教誨隱括使逃於罪戾仍世受賜於門下此其所以爲感也觀足下之言非直可以爲交友之良乃實國家之忠臣光知而不能薦又偷安竊祿以妨賢者之路大則將受誅於朝廷小則將取譏於天下士大夫此其所以爲懼也凡足下所諭敢不熟思而謹志之苟其智力之所及者不敢不勉也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十一

上始平龐相公述不受知制誥書

光惶恐啟雨後薄寒比日晴霽稍復暄暖恭惟台候萬福適蒙寵賜手教問以久不受恩命之故不惟愛念之厚廼復知其堅守愚志必有所爲非苟然而已古人所謂知己者正應如是區區之死不足以報感極以泣無言可諭光自總角以來則拜伏趨走於前又辱知愛如此之重豈敢以半言誣罔聰明借使有之亦不能欺也光自幼讀經書雖不能鉤探微蘊比之佗人差爲勤苦盡心而已又好史學多編緝舊事此其所長也至於屬文則性分素薄尤懶

爲之當應舉時強作科場文字雖僅能牽合終不甚工
慕作古文又不能刻意致力闕前修之藩籬徒使其言
僻鄙俚不益世用此真所謂學步邯鄲匍匐而歸者也
曩者年二十餘相公在樞府時始令學作四六文字供給
奏雖承命不敢不勉而終以愚陋不能進益自相公出
鎮以來亦遂捨置未嘗復爲也時時答親舊書啓則不免
假手於人今知制誥之職掌爲天子作詔文宣布華夷豈
可使假手答書啓者爲之邪光與石舍人同年登第少相
親狎熟知其人志度清夷操行純一當在館閣時聞望甚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十一

其文采亦不全出衆人之後一旦擢處西掖所作誥命小
有瑕謫則輕薄之人相與傳以爲笑至今身沒而傳笑者
未已光竊傷之曩使石不登西掖豈有此辱邪光平生所
爲文辭比之於石自謂猶未能及而視此前轍欲使光遵
而蹈之豈能不懼且愧苟貪其榮利強顏爲之不惟取一
身沒齒之羞亦非所以增朝廷之光華也以是觀之光之
不受知制誥出於赤誠非飾讓也但不爲朝廷及世人所
諒耳夫館職止於校正文字故雖如光者亦可爲之至於
知制誥天下止有四員非文辭高妙殊衆絕倫者固不可

爲也非獨如是而已抑又有勢不可受者光曩者除開封府推官判三司度支勾院及修起居注皆曾辭免至於四五而不能得請卒復就職今茲召試制誥私心自念以爲若復辭而不獲則舉措可慙不若勿辭遂勉強就試當是之時謂呂侍講雖辭亦必不免無何明旦欲詣閤門受勅而今夕聞呂別有除命乃知光自不辭而非朝廷不許也是以復有今者之請奏章已四上矣若又因循復往就職則是前後辭讓祿位皆詭詐飾名以巧邀朝廷舉不可信矣雖家人僕隸猶將疑之况天下之人乎如是則光無復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三

面目以立於士大夫之間是以竭力致辭不復計奏章之數若朝廷終不見聽治其頑蔽不恭之罪行罰而已矣知制誥必可免也前日至堂中見執政亦具以誠白之不知其見信否今并四次奏草封上貴知其本末之詳自免諫職以來喜有叅侍之期而以辭官之故未奉朝請伏謁門下杳未有涯晨夕遑遑心如遊雲常在左右但形留不往耳旣不獲面陳因辭抒情不覺煩多

答劉賢良蒙書

五月十六日陝郡司馬光再拜復書賢良劉君足下昔張

伯松語陳孟公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欲爲我亦不能
吾而效子亦敗矣馬文淵戒兄子欲其效龍伯高之周慎
謙儉不欲其效杜季良憂人之憂樂人之樂也光愚無似
何足以望萬一於古人然私心所慕者伯松伯高而不敢
爲孟公季良之行也况幼時始能言則誦儒書習謹敕長
而爲吏則讀律令守繩墨靦靦然爲鄙細之人側足於庸
俗之間不爲雄俊奇偉之士所齒目爲日久矣不意去歲
足下自大河之北洋洋而來遊於京師負其千鎰之重實
乃欲求良工大賈而售之乃因見顧於陋巷因得竊讀足
下之文窺足下之志文甚高志甚大語古則浩博而淵微
論今則明切而精至誠不能不口誇而心服譬如窶人子
終日環繞愛玩咨嗟傳布訖無一錢敢問其直之高下亦
終於無益而已矣今者足下忽以親之無以養兄之無以
葬弟妹嫂姪之無以恤策馬裁書千里渡河指光以爲歸
且日以鬻一下婢之資五十萬畀之足以周事何足下見
期待之厚而不相知之深也光得不駭且疑乎方今豪傑
之士內則充朝廷外則布郡縣力有餘而仁可仰者爲不
少矣足下莫之取乃獨左顧而抵於不肖豈非見期待之

厚哉光雖竊託迹於侍從之臣月俸不過數萬爨桂炊玉
晦朔不相續居京師已十年囊櫜舊物皆竭安所取五十
萬以佐從者之䟽糲乎夫君子雖樂施子亦必有餘然
後能及人就其有餘亦當先親而後疏先舊而後新光得
侍足下纔周歲得見不過四五而遽以五十萬奉之其餘
親戚故舊不可勝數將何以待之乎光家居食不敢常有
內衣不敢純衣帛何敢以五十萬市一婢乎而足下故以
此責之豈非不相知之深哉光視地然後敢行頓足然後
敢立足下一旦待以爲陳孟公杜季良之徒光能無駭乎
司馬文正公集

卷之二十三 書啓

十四

足下服儒衣談孔顏之道啜菽飲水足以盡歡於親簞食
瓢飲足以致樂於身而遑遑焉以貧乏有求於人光能無
疑乎足下又責以韓退之之所爲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
之哉退之能爲文其文爲天下貴凡當時王公大人廟碑
墓碣靡不請焉故受其厚謝隨復散之於親舊此其所以
能行義也若光者何人敢望韓退之哉光自結髮以來雖
行能無所長然實不敢錙銖妄取於人此衆人所知也取
之也廉則其施之人也靳亦其理宜也若旣求其取之廉
又責其施之厚是二行者誠難得而兼矣足下又欲使光

取之於他人是尤不可之大者微生高乞醯於鄰人以應
求者孔子以爲不直况已不能施而歛之於人以爲已惠
豈不害於恕乎足下之命旣不克承又費辭以釋之其爲
罪尤深足下所稱韓退之亦云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
業錢財不足以賙左右之匱急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
亮之而已不宣

10145

司馬文正公集

卷七十三

書啓

七

司馬文正公集卷之七十三終

